



〔宋〕呂祖謙 編纂

十七史詳節

第二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黃靈庚 主編

〔宋〕呂祖謙 編纂

十七史詳節

第二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PDG

東萊先生西漢書詳節卷之九

列傳

樊噲傳 事高惠

樊噲，沛人也，以屠狗爲事。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。陳勝起，蕭何、曹參使噲求迎高祖，立爲沛公。項羽在戲下，欲攻沛公。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羽，謝無有閉關事。羽既饗軍士，中酒，不醉不醒謂之中。中竹仲_二反。亞父謀殺沛公，令項莊拔劍舞坐中，欲擊沛公，項伯常屏蔽之。時噲居營外，聞事急，乃持盾入營，營衛止噲，噲直撞入，立帳下。撞文自反。羽目之，問爲誰。良曰：「沛公參乘樊噲也。」羽曰：「壯士。」賜之卮酒彘肩。噲既飲酒，拔劍切肉食之。羽曰：「能復飲乎？」噲曰：「臣死且不辭，豈特卮酒乎！且沛公先入定咸陽，暴師霸上，以待大王。時羽未爲王，故《高紀》云「以待將軍」。此史追書耳。大王聽小人之言，與沛公有隙，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。」羽默然。無誅沛公之心。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羽，沛公幾殆。微，無也。譙，責也。殆，危也。譙才笑反。幾，巨依反。籍死，

漢王即位，以噲有功，與剖符，世世勿絕，食邑舞陽，號舞陽侯。噲以吕后弟吕須爲婦，故比諸將最親。先黥布反時，高祖嘗病，布未反之前。惡見人，臥禁中，詔戶者無得入羣臣。絳、灌等莫敢入。十餘日，噲乃排闥直入，闔宮中小門。大臣隨之。上獨枕宦者臥。噲等見上流涕曰：「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，定天下，何其壯也！今天下已定，又何憊也！」憊，力極也，甫拜反。且陛下病甚，大臣震恐，不見臣等計事，顧獨與一宦者絕乎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？」謂始皇崩，趙高詐爲詔命，殺扶蘇而立胡亥。高帝笑而起。孝惠六年，薨，謚曰武侯。

互註：吕后時，噲願得十萬衆，橫行匈奴。季布曰：「噲可斬也。」見《季布傳》。携劍推鋒從

高帝，墜菑除害，耘鉏海內。見《燕刺王傳》。

酈商傳

酈商，酈音歷。高陽人也。沛公略地，商以四千人屬沛公於岐。從擊項籍，受梁相國印。定上谷，攻代，受趙相國印。從擊黥布，破布軍，更封爲曲周侯。其子寄，字況，與吕祿善。及高后崩，大臣欲誅諸吕，吕祿爲將軍，軍於北軍，大尉勃不得入北軍，乃劫商，令其子寄給祿。祿信之，與出遊，勃乃得入據北軍，遂誅諸吕。商薨，謚曰景侯。寄嗣。天下稱酈況賣友。

夏侯嬰傳

事高、惠、文。

夏侯嬰，沛人也。爲沛廐司御，每送使客，還過泗上亭，與高祖語，未嘗不移日。高祖爲沛公，

以嬰爲太僕，常奉車。從擊趙賁，三軍得印一匱。時自相署置官之印。沛公爲漢王，賜爵，號昭平侯。從擊籍，至彭城。漢王不利，馳去。見孝惠、魯元，載之。漢王急，馬罷，虜在後，罷謂曰疲。常躐兩兒棄之，躐音撥。嬰常收載行，面雍樹馳。面，背也，而抱持之以馳。雍音擁。仲馮曰：「抱兩兒者，未有能背面而能抱持者，兒復馳乎？」從擊豨、布，定食汝陰二千九百戶。自上初起沛，常爲太僕。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、魯元於下邑間，乃賜嬰北第一，北第者，近北關之第。最，第一也。曰：「近我」，以尊異之。惠帝崩，與大臣共立文帝，復爲太僕。八歲薨，謚曰文侯。初爲滕令奉車，故號滕公。及曾孫頗尚主，主隨外家姓，號孫公主，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。

灌嬰傳

灌嬰，睢陽販繒者也。賜爵列侯，號昌文侯。與絳侯共立文帝，於是爲太尉。絳侯免相，嬰爲丞相。後歲餘，薨，謚曰懿侯。

互註：魏騎將曰：「馮敬雖賢，不能當灌嬰。」見《高帝紀》。携劍推鋒從高帝，墜菑除害，耘鉏海內。見《燕刺王傳》。

周緤傳

周緤，繆息列反。沛人也。以舍人從高祖起沛。常爲參乘。從擊羽戰，有利不利，終無離上心。

上以縹爲信武侯。以其忠信，故加此號。上欲自擊陳豨，縹泣曰：「今上常自行，是亡人可使者乎？」上以爲「愛我」，賜入殿門不趨。更封鄴，鄴音陪，又普肯反。城侯。

贊曰：仲尼稱「犁牛之子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言士不繫於世類也。語曰「雖有鎡基，不如逢時」，信矣！樊噲、夏侯嬰、灌嬰之徒，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，豈自知附驥之尾，以蚊蟲爲喻，言託驥之尾，則涉千里。勒功帝籍，慶流子孫哉？當孝文時，天下以鄴寄爲賣友。夫賣友者，謂見利而忘義也。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，周勃等劫寄父而令寄行說。雖摧呂祿，以安社稷，誼存君親可也。

叙傳：舞陽鼓刀，屠狗。滕公廐駒。潁陰商販，曲周庸夫。攀龍附鳳，並乘天衢。

張蒼傳

張蒼，陽武人也，好書律曆。秦時爲御史，主柱下方書。主四方文書。柱下，居殿柱之下，若今待立御史。有罪，亡歸沛公。從攻南陽。當斬，解衣伏質，質，鎡也。身長大，肥白如瓠，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，乃言沛公，赦勿斬。從攻臧荼有功，封爲北平侯，食邑千二百戶。遷爲計相，專主計籍。一月，更以列侯爲主計。時蕭何爲相國，而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，又善用筭律曆，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，領主郡國上計者。此下正本在《任敖傳》，舊節本移入此，今從之。孝文初，代灌嬰爲丞相。漢興二十餘年，天下初定，公卿皆軍吏。蒼爲計相時，緒正律曆。以高祖十月至霸上，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。以漢當水德之

時，上黑如故。吹律調樂，入之音聲，及以比定律令。比音比次之比。謂五音清濁，各有所比，不相錯入，以定十二律之法。^三於^四樂官，使長行之。比類二反。若百工，天下作程品，晉灼^五曰：「若，豫及之辭。」師古曰：「吹律調音以定律令，及百工程品，皆取則也。」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。尤好書，無所不觀，無所不通，而尤邃。遂先遂反。律曆。蒼德王陵，及貴，父事陵。陵死後，蒼爲丞相，洗沐，常先朝陵夫人上食，然後敢歸家。蒼爲相十餘年，魯人公孫臣上書，陳終始五德傳，傳謂傳次，直戀反。言漢土德時，其符黃龍見，當改正朔，易服色。事下蒼，蒼以爲非是，罷之。其後黃龍見成紀，文帝召公孫臣爲博士，草立土德時曆制度。以秦水德，漢土勝之。更元年。蒼由此乃自謝病稱老。孝景五年薨，謚曰文侯。

蒼長八尺餘。免相後，口中無齒，食乳，女子爲乳母。妻妾以百數。嘗孕者不復幸。年百餘歲乃卒。蒼著書十八篇，言陰陽律曆事。

周昌傳事高祖

周昌，沛人也。以卒史從沛公，沛公以爲職志。主旗幟也。職與幟同，式異反。六年，與蕭、曹等俱封，爲汾陰侯。昌爲人彊力，敢直言，自蕭、曹等皆卑下之。嘗燕入奏事，高帝方擁戚姬，擁，抱也。昌還走。高帝逐得，騎昌項，問曰：「我何如主也？」昌仰曰：「陛下即桀紂之主也。」於是上笑之，然尤憚昌。及高帝欲廢太子，而立戚姬子如意。昌廷爭之彊，上問其說，昌爲人吃，吃音訖。又盛怒，曰：「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期知其不可。陛下欲廢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詔。」以口吃，故每重言期期。上欣

然而笑，即罷。呂后側耳於東箱聽，見昌，爲跪謝曰：「微君，太子幾廢。」趙人方與公方音房。豫，縣名。公，其號也。謂御史大夫昌曰：「君之史趙堯，年雖少，然奇士，君必異之，是且代君之位。」昌笑曰：「刀筆吏爾，何至是乎！」頃之，高祖憂趙王不能自全。堯曰：「獨爲趙王置貴彊相。」帝曰：「羣臣誰可者？」堯曰：「昌堅忍伉直，自呂后、太子大臣皆素嚴憚之。獨昌可。」帝召昌曰：「公彊爲我相趙。」昌泣曰：「臣初起從陛下，陛下柰何獨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？」曰：「吾極知其左遷，時尊右而卑左，故爲貶秩爲左遷。公不得已彊行！」既行，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，曰：「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？」熟視堯曰：「無以易堯。」易，代也。遂拜御史大夫。高帝崩，太后召趙王。王至長安，見鳩殺。昌謝病不朝見，三歲而薨。

申屠嘉傳

事高、惠、文景。

申屠嘉，梁人也。以材官蹶張材官之士多力，能腳踏彊弩張之，故曰蹶張。律有蹶張士。蹶音厥。從高帝擊籍，遷爲隊率。率所類反。從擊布，爲都尉。孝惠時，爲淮陽守。孝文時，遷御史大夫。張蒼免相，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，欲相之，曰：「恐天下以吾私。」而高帝大臣餘見無可者，乃以嘉爲丞相，封故安侯。

致堂胡氏曰：蹶張彊弩，蓋武卒也。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，乃用蹶弩之卒。申屠又非有矢伐著聞也，而挫抑鄧通之事，凜然有大臣風節，人固不可輕議也。張禹通經學，爲帝者

師，其見董賢極盡卑諂睚匪之態，將以持祿容身，咄哉鄙夫，真可以爲嘉之御也！

爲人廉直，門不受私謁。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，賞賜累鉅萬。文帝常燕飲通家。嘉入朝，通居上旁，有怠慢之禮。嘉奏事畢，因言曰：「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，至於朝廷之禮，不可以不肅！」罷朝坐府中，爲檄召通。通免冠，徒跣，謝嘉。坐自如，弗爲禮，責曰：「朝廷者，高帝之朝廷也，通小臣，戲殿上，大不敬，當斬。」上度丞相已困通，使使持節召通，而謝丞相：「此吾弄臣，君釋之。」嘉爲相五歲，文帝崩，孝景即位。晁錯爲內史。貴幸用事，諸法令多所請變更，議以適罰適讀曰謫。侵削諸侯。而嘉自紉，所言不用，疾錯。聞錯穿宗廟垣，爲奏請誅錯。錯恐，入宮上謁，自歸上。歸首於天子。嘉謂長史曰：「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，爲錯所賣。」因歐血而死。自嘉死後，陶青、劉舍及武帝時許昌、薛澤、莊青翟、趙周，皆以列侯繼踵，蹢蹢廉謹，蹢，持整之貌，初用反。爲丞相備員而已，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。

互註：非有攻城野戰之功。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。見《袁盎傳》。

贊曰：張蒼文好律曆，文猶名也。爲漢名相，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曆，何哉？周昌，木強人也。強其兩反。任教以舊德用。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，然無學術，殆與蕭、曹、陳平異矣。

叙傳：北平志古，司秦柱下。定漢章程，律令之緒。建平質直，犯上千色。周昌先封建成侯。平字當爲成。廣阿之厓，亦勤字。食厥舊德。食猶享也。故安執節，責通請錯。蹶蹶帝臣，匪躬之故。言申屠嘉召責鄧通，請誅晁錯，皆不爲已。

酈食其傳事高帝

酈食其，食音異。其音基。陳留高陽人也。好讀書，家貧落魄，魄音薄。落魄，失業無次也。爲里監門，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，皆謂之狂生。陳勝等起，諸將過高陽，皆握齮初角反。握齮，促急也。好荷禮自用，不能聽大度之言，食其乃自匿。沛公略地陳留，麾下騎士適里中子，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。食其謂曰：「聞沛公有大略，此真吾所願從遊，莫爲我先。」先謂紹介也。騎士曰：「沛公不喜儒，喜許吏反。諸客冠儒冠來者，輒解其冠溺其中。」溺讀曰尿，乃釣反。食其曰：「第言之。」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。沛公至高陽傳舍，傳張戀反，謂傳置之舍。其義兩通，又如字。使召食其。食其至，入謁，太史公曰：「世之傳酈生書，多曰漢王已拔三秦，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，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。乃非也。自沛公未入關，與項羽別，初至高陽，得酈生兄弟。」沛公方踞床令兩女洗，洗先典反。食其入，即長揖不拜，曰：「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？欲率諸侯破秦乎？」沛公罵曰：「豎儒！天下苦秦久矣，何謂助秦？」食其曰：「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，不宜踞見長者。」於是沛公輟洗，起衣，延食其上坐，謝之。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。從子容反，衡，橫也。沛公問：「計安出？」食其曰：「足下起瓦合之卒，謂如破瓦之相合雖聚合而不齊同。收散亂之兵，不滿萬人，欲以徑入彊秦，此所謂探虎口者也。夫陳留，天下之衝，四通五達之郊也，今其城中又多積粟。請使，令下足下。」遂下陳留，號爲廣野君。

漢三年，韓信方東擊齊，漢王數困滎陽、成臯，計欲捐成臯以東，屯鞏、雒以距楚。食其曰：「知天

之天者，王事可成；不知天之天者，王事不可成。王者以民爲天，而民以食爲天。夫敖倉，天下轉輸久矣，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。楚人拔榮陽，不堅守敖倉，乃引而東，此乃天所以資漢。且漢楚久相持不決，百姓騷動，農夫釋耒，紅女下機，紅讀曰工。天下之心未有所定。願急進兵，取榮陽，據敖庾之粟，塞成臯之險，杜太行之道，行胡剛反。在上黨南。距飛狐之口，在代郡西南。守白馬之津，以示諸侯形制之勢。方今燕、趙以定，唯齊未下。田廣據千里之齊，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，貢父曰：「此時何緣更有田間。」按：《田橫傳》乃是田解。諸田宗彊，負海岱，沮淮濟。雖遣數十萬師，未可以歲月破也。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乃從其畫，復守敖倉，而使食其說齊曰：「漢王起蜀漢之兵，降城以侯其將，得賂以分其士，與天下同其利，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。諸侯之兵四面而至，蜀漢之粟方船而下。項王於人之功無所記，於人之罪無所忘；戰勝而不得其賞，拔城而不得其封；爲人刻印，剗而不能授。天下之士歸於漢王，可坐而策也。夫漢王發蜀漢，定三秦，涉西河之外，援上黨之兵，援音爰。下井陘，破北魏，舉二十二城；此黃帝之兵，非人之力，天之福也。王疾下漢。」田廣以爲然，乃罷歷下兵守戰，惟與食其日縱酒。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，馮讀曰憑，據也。軾，車前橫板隆起者。乃夜度兵平原襲齊。廣聞漢兵至，以爲食其賣己，乃烹食其，引兵走。

漢十二年，酈商擊布有功。高祖舉功臣，思食其。故封子疥爲高梁侯。

互註：緩頰往說魏王豹，謀撓楚權，食其欲立六國以樹黨。漢王以問張良，良發八難，漢王輟飯吐哺曰：「豎儒！幾敗乃公事。」見《高祖紀》。

陸賈傳事高惠

陸賈，楚人也。以客從高祖定天下，名有口辨，常使諸侯。時中國初定，尉佗平南越，因王之。佗徒何反。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。賈至，尉佗魋結箕踞見賈。魋音椎。結讀曰髻。椎髻者，一撮之髻，其形如椎。箕踞，謂伸其兩脚而坐，亦曰其形似箕。賈因說曰：「足下中國人，今反天性，棄冠帶，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，禍且及身矣。夫秦失其正，漢王起巴蜀，鞭笞天下。五年之間，海內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天之所建也。天子聞君王王南越，遣臣授君王印，剖符通使。君王宜郊迎，北面稱臣，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，屈彊於此。屈其勿反。漢誠聞之，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，即越殺王降漢，如反覆手耳。」佗乃謝曰：「居蠻夷中久，殊失禮義。」因問賈曰：「我孰與蕭何、曹參、韓信賢？」賈曰：「王似賢也。」復問曰：「我孰與皇帝賢？」賈曰：「皇帝起豐沛，討暴秦，誅彊楚，爲天下興利除害，繼五帝三王之業，統天下，理中國。中國之人以億計，地方萬里，居天下之膏腴，人衆車輿，萬物殷富，政由一家，自天地剖符未始有也。今王衆不過數萬，皆蠻夷，崎嶇山海間，崎丘互反。嶇音區。譬若漢一郡，王何乃比於漢！」佗曰：「越中無足與語，至生來，令我日聞所不聞。」賜賈橐中裝直千金。無底曰橐。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，可入橐以齎行，故曰橐中裝。它送亦千金。賈卒拜佗爲南越王，令稱臣奉漢約。歸報，高帝大悅，拜爲大中大夫。

賈時時前說稱《詩》、《書》。高帝罵之曰：「乃公居馬上得之，安事《詩》、《書》？」賈曰：「馬上得之，寧可以馬上治乎？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，文武並用，長久之術也。昔者吳王夫差、智伯極武而

亡；夫差，吳王闔閭子也，爲越滅。智伯，晉卿荀瑤，率韓、魏兵攻趙襄子，襄子與韓、魏約，反而喪之。夫音扶。差楚宜反。秦任刑法不變，卒滅趙氏。」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，其後以爲姓。帝謂賈曰：「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，及古成敗之國。」賈凡著十二篇。每奏一篇，高帝未嘗不稱善，稱其書曰《新語》。《史記》太史公曰：「余讀陸生《新語》十二篇，固當世之辨士。」顏曰：「書今有。」孝惠時，呂太后欲王諸呂，賈自度不能爭之，度徒各反。乃病免。以好畷田地善，往家焉。有五男，乃出橐中裝，賈千金，分其子，子二百金，令爲生產。賈常乘安車駟馬，從歌鼓瑟侍者十人，寶劍直百金，謂其子曰：「與女約：過女，女給人馬酒食極欲，十日而更。又改向一子處。所死家，得寶劍車騎侍從者。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，率不過再過，計一歲之中，每子不過再過至也。」上二過工和反。數擊鮮，毋久溷女爲也。溷，亂也。言我至之時，女宜數數擊殺性牢，^七與我鮮食，我不久住，亂累女也。數所角反。溷下困反。

呂太后時，諸呂擅權，欲劫少主，危劉氏。陳平患之，力不能爭。嘗燕居深念。賈曰：「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將。將相和，則士豫附；士豫附，天下雖有變，則權不分。權不分，爲社稷計，在兩君掌握耳。君何不交歡太尉，深相結？」爲陳平畫呂氏數事。平用其計，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，厚具樂飲太尉，太尉亦報如之。兩人深相結，呂氏謀益壞。平乃以奴婢、車馬等遺賈爲飲食費。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，名聲籍甚。及誅呂氏，立孝文，賈頗有力，竟以壽終。

朱建傳

朱建，楚人也。嘗爲淮南王黥布相。布反，漢誅布，聞建諫之，賜號平原君。爲人辨有口，刻廉

剛直，行不苟合，義不取容。辟陽侯審食其。行不正，得幸呂太后，欲知建，建不肯見。及母死，貧未有以發喪，方假貸服具。資土得反。陸賈素與建善，乃見辟陽侯，賀曰：「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，平原君義不知君，以其母故。今其母死，君誠厚送喪，則彼爲君死矣。」辟陽侯乃奉百金稅，贈終者之衣被曰稅。言以百金爲衣被之具。稅式芮反。久之，人或毀辟陽侯，惠帝怒，欲誅之。辟陽侯使人欲見建，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，說曰：「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，道路皆言君讒，欲殺之。辟陽侯誅，太后亦誅君。君何不言帝？」出辟陽侯，太后大驢。兩主俱幸君，富貴益倍矣。」籍孺從其計，言帝，帝果出辟陽侯。呂太后崩，大臣誅諸呂，辟陽侯於諸呂至深，卒不誅。計畫所以全者，皆陸生、平原君之力也。孝文時，聞建爲其策，使吏逮捕。遂自剄。

婁敬傳事高帝

婁敬，齊人也。漢五年，戍隴西，過雒陽，高帝在焉。敬脫輓輅，輅胡格反。一木橫遮車前，二人挽之，三人推之。見齊人虞將軍曰：「臣願見上言便宜。」虞將軍欲與鮮衣，敬曰：「臣衣帛，衣帛見，衣褐，衣褐見，不敢易衣。」虞將軍入言上，上召見。敬說曰：「陛下都雒陽，豈欲與周室比隆哉？」上曰：「然。」敬曰：「陛下取天下與周異。周之先自后稷，堯封之郤，郤吐來反。積德衆善十餘世。衆古累字。公劉避桀居豳。太王以狄伐故，去豳，杖馬箠去居岐，箠止衆反。國人爭歸之。及文王爲西伯，斷虞芮訟，始受命，呂望、伯夷自海濱來歸之。濱音賓，又音頻。武王伐紂，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，

遂滅殷。成王即位，周公之屬傅相焉，乃營成周都雒，以爲此天下中，中竹仲反。諸侯四方納貢職，道里均焉，有德則易以王，無德則易以亡。凡居此者，欲務以德致人，不欲險阻，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。及周之衰，分而爲二，天下莫朝周，周不能制。非德薄，形勢弱也。今陛下起豐沛，收卒三萬人，卷蜀漢，定三秦，與項籍戰滎陽，大戰七十，小戰四十，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，傷夷者未起，夷音夷，創也。而欲比隆成康之時，臣竊以爲不侔矣。且秦地被山帶河，四塞以爲固，卒然有急，卒讀曰猝。百萬之衆可具。因秦之故，資甚美膏腴之地，此所謂天府。府，聚也，萬物所聚。夫與人鬥，不搯其亢，搯與扼同。亢音剛，又下郎反。拊其背，未能全勝。今陛下入關而都，案秦之故，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。」上疑未能決。及留侯明言入關便，即日駕西都關中。於是敬賜姓劉氏，拜爲郎中，號曰奉春君。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。

漢七年，韓王信反，高帝自往擊。聞信與匈奴欲擊漢，上怒，使人使匈奴。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，徒見其老弱及羸畜。使者十輩來，皆言易擊。上使敬往，還報曰：「兩國相擊，此宜夸矜見所長。今臣徒見羸瘠老弱，瘠音漬。一說瘠讀曰瘠。此必欲見短，伏奇兵以爭利。愚以爲不可擊。」是時漢兵已業行。上怒，罵曰：「齊虜！以舌得官，乃今妄言沮吾軍。」沮才汝反。械繫廣武。至平城，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，七日然後得解。帝至廣武，赦敬，曰：「吾不用公言，以困平城。」乃拜爲關內侯，號建信侯。

時冒頓單于兵彊，控弦四十萬騎，數苦北邊。上患之，問敬。敬曰：「天下初定，士卒罷於兵

革，罷讀曰疲。未可以武服也。冒頓以力爲威，未可以仁義說也。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，適讀曰嫡。使辯士風諭以禮節。風讀曰諷。冒頓在，固爲子婿；死，外孫爲單于。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？可母戰以漸臣也。」高帝取家人子庶人之家女。爲公主，妻單于。使敬往結和親之約。

司馬溫公曰：建信侯謂冒頓殘賊，不可以仁義說，而欲與爲婚姻，何前後之相違也？夫骨肉之恩，尊卑之序，唯仁義之人爲能知之，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！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，服則懷之以德，叛則震之以威，未聞與爲婚姻也。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，奚有於婦翁建信，侯之術固已疏矣。況魯元已爲趙后，又可奪乎？

敬從匈奴來，因言「秦中新破，少民，地肥饒，可益實。北近胡寇，東有六國彊族，一日有變，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。願徙齊諸田、楚昭、屈、景、燕、趙、韓、魏後，及豪傑名家，且實關中。無事，可以備胡；有變，亦足率以東伐。此彊本弱末之術也」。上曰：「善。」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。

互註：委輅脫輓，掉三寸之舌，建不拔之策，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。見《揚雄傳》。

叔孫通傳 事高惠

叔孫通，薛人也。秦時以文學徵，待詔博士。陳勝起，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：「楚戍卒攻斬

入陳，於公何如？」通曰：「夫天下爲一家，毀郡縣城，鑠其兵，視天下弗復用。視讀曰示。且明主在上，法令具於下，吏人人奉職，四方輻輳，此特鼠竊狗盜，何足置齒牙間哉？」二世喜，賜帛二十四，衣一襲，上下皆具。拜爲博士。通出，反舍，諸生曰：「生何言之諛也？」通曰：「公不知，我幾不免於虎口！」幾巨衣反。

漢二年，降漢。通儒服，漢王憎之，乃變其服，服短衣，楚制。漢王喜。通降漢，從弟子百餘人，然無所進，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。弟子皆曰：「事先生數年，今不進臣等，刺言大猾，何也？」通曰：「漢家方蒙矢石爭天下，諸生寧能鬥乎？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。」寧音齋。諸生且待我，我不忘矣。」漢王拜通爲博士，號稷嗣君。

高帝悉去秦儀法，爲簡易。羣臣飲爭功，醉或妄呼，呼庚故反。拔劍擊柱。通曰：「儒者難與進取，可與守成。願徵魯諸生，與臣弟子共起朝儀。」帝曰：「得無難乎？」通曰：「五帝異樂，三王不同禮。禮者，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。願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。」上曰：「可試爲之，令易知，度吾所能行爲之。」度徒各反。於是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。魯有兩生不肯行，曰：「禮樂所由起，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。」通笑曰：「若真鄙儒，不知時變。」遂與三十人西入關。及上左右爲學者，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。以茅剪樹地，爲纂立尊卑之次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置茅蕞」。蕞與範同。並子悅反。習之月餘，通曰：「上可試觀。」上使行禮，曰：「吾能爲此。」乃令羣臣習肄，肄弋二反。會十月。漢長樂宮成，諸侯羣臣朝。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，故行朝歲之禮。先平明，郎中俠陛，俠與挾同。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